

修笔匠：在方寸乾坤里施展技艺

■晚报记者 朱保彭



资料图片

入行属无师自通

在前不久的一次同学聚会中，记者与同窗好友们共忆起上学时借钢笔的吝啬才引出修笔匠的线索。在同学的带领下，记者在沈丘街头的一个卖老花镜的店内见到了有30多年修笔经历的侯宗山，他今年已经68岁了，还在执著地一边卖老花镜一边为人们修钢笔。

侯宗山说，他修钢笔其实纯属偶然，因为他家世代都是靠卖老花镜生活，从事修钢笔这个行当是从给自己的孩子修理钢笔开始的。他总共有5个孩子。一次，二儿子使用的大头钢笔坏了，钢笔的皮管里有墨水，而笔尖却是不下水。侯宗山仔细观察，发现笔尖的缝隙被细小

的东西堵住了，他用手术刀将杂物剔除后，儿子的钢笔又流畅地下水了。几个孩子使用的钢笔如果坏了，都是侯宗山摸索着修理。侯宗山能修理钢笔的本领经过几个孩子在学校里的“吹嘘”，很多学生的钢笔坏了都是慕名找他修理，时间久了，自己接的义务修钢笔的活儿都干不完了。后来索性让老婆看着老花镜店，自己则拿着简易的修笔工具到各个学校去为学生们修理钢笔。起初生意好的话一天能赚十几块钱，渐渐地随着他技艺的完善和名气的增大，自己干脆就在学校门前开了个修笔店，专业为他人修理钢笔。



资料图片

修钢笔是个仔细活



资料图片

“现在钢笔在学生手里真是一次性的学习用品了，要是在改革开放前，一支钢笔卡在上衣左上边的口袋，是学问、身份、修养、水平的象征。年轻时不少伙伴相亲时，中山装的左上兜内总是别上几杆钢笔，不管你识几个字，现在想起来非常好笑。”侯宗山说，“那时候的钢笔可真是宝贝级的，坏了多次也都是修修再用，实在是不能用了，干脆就‘配笔’（就是将不同钢笔的钢笔帽、钢笔尖、钢笔芯等拆开，能用的混搭在一起凑合着

使用）。那时候国产的英雄钢笔、永生钢笔等是名牌产品，最有名气的算是美国生产的派克钢笔了，一支笔最少也得100多元，是一种奢侈品。在当时，好多人是别在衣服兜上显摆，恐怕用坏了，很少真正拿出来使用。那是对知识的看重和敬畏，因为在当时人们心中，钢笔其实就是知识的象征。”

“我所修理的钢笔就多达五六十种型号，从颜色上来说有金色、银色、红色、紫色等。从产地来说，有进口的、国产的。从加工程序上来说，有机器生产的，也有手工制作的。但有一条，无论是什么材质的钢笔，我都是小心翼翼地修理，从来不因钢笔的贵贱而拒绝修理。”侯宗山说，因为自己修笔认真负责，所以在当地就留了个“仔细岔子”的绰号。但从中反映出人们对侯宗山修笔技艺的认可，以至于他后来修笔的名声越来越大。侯宗山说，30多年来我修理过的钢笔有10000支之多，各种型号的都有。当时修理钢笔代表着一种严谨、庄重的态度，是一种对传统手工艺术的崇敬与继承。在当时，钢笔的身价与手表等同，人家将心爱之物交给你修理，如果草草了事，不但对不起人家，同时也对不起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良心，所以，修理钢笔最难能可贵就是需要仔细。

技艺已风光不再

“大概10年前不少同行都已经转行不干了，我之所以能维持到现在，一是我有眼镜店照应着，二是我的眼镜店就开在学校大门前，钢笔坏了就是学生不修了，也有不少家长会拿着坏钢笔来找我修理的。但最大的客户还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，他们用惯了钢笔，对圆珠笔、自来水笔嗤之以鼻。但生意明显地越来越不好了。因为随着机械化大生产，钢笔数量暴增，加之文体批发配送的普及与渗透，零售店里已经很难买到笔尖。而且，‘自来水’笔、碳素笔、中性笔等一次性笔芯层出不穷，挤占了传统钢笔的市场份额和应用空间，钢笔使用的人越来越少。”侯宗山谈起自己几十年的修理钢

笔的历史从顶峰到现在的日落西山感到很无奈。

修笔匠——一个徘徊于传统工艺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行者，随着快捷、经济、现代化地书写、记录工具的亮相，侯宗山这样传统技艺的坚守者，他们的技艺不知道还能够发挥多久。但一些老行当的消逝，同时也见证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。

“寻访周口老行当” 17

“衙门”原本叫“牙门”

“衙门”由“牙门”演变而来

关于衙门的由来，有三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，在古代的时候，衙门的别称是“六扇门”。古代官署的大门有六扇，这六扇门上有猛兽的利牙的图案，猛兽的利牙在古代是常用来象征武力的，因此，官署的这六扇门最初被称为“牙门”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，牙门是古代的军事用语，指的是军营的营门。郑氏注解《周礼》一书时，在“司常”后面注释说，在古代巡狩兵车聚集的地方，都建有兵营，这个地方的旗帜的两边画有像牙状的图案，因此这种旗帜被称为“牙旗”。尤其是在汉朝末年的时候，战事频繁，打天下和守江山完全凭借的是武力，因此就特别器重军事将领。那些军事将领往往将猛兽的爪、牙置于办公处，以显示自己的荣耀和威武。后来为了省事，就在军营门外以木头刻画成大型的兽牙作装饰，营中还出现了旗杆顶端饰有兽牙、边缘剪裁成齿形的牙旗。于是，营门也被形象地称作“牙门”。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中说：“拔其牙门。牙门之名始此。”后来，官署的六扇大门上也有猛兽利牙的图案，官署也被称为“牙门”。

第三种说法是，军中将士听令和官署中的官吏听令是一样的，因此，就把军队的牙门拿过来用在了官署中。唐朝封演在《封氏闻见记》中写道：“军中听令，必至牙门之下，与府廷无异。近俗尚武，故称公府为‘公牙’，府门为‘牙门’。然则初第称之为军旅，后渐移于朝署耳。然移于朝署亦第作牙，而无所谓牙者。”意思是说，军中将士听令的时候，必须到牙门之下，这与官府的官吏听令是一样的，因此把公府称为“公牙”，把府门称为“牙门”。

“牙门”用于官府衙署最早见于汉代

“牙门”这一名称逐渐移用于官府的衙署，在汉朝人写的《武瓦闻见记》中有明确的记载：“近俗尚武，是以通呼公府为‘公牙’，府门为‘牙门’，字稍讹变转而为‘衙’也。”在如淳注的《汉书》“衙县”一词中，“衙”字的读音为“牙”，于是“衙”字才有“牙”的读音。如淳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人，那么，读“衙”为“牙”这个音，当是始于魏、晋，而把“牙门”演变为“衙门”，也应该始于此时。也有人说“衙”字读作“牙”音始于唐朝。宋徽宗时期的学者袁文认为，汉朝许慎的《说文》中“衙”字无“牙”音，而陆德明在《左传》的“彭衙”这个词的下面没有注明“衙”字的读音，陆德明是唐朝人，可见当时“衙”字已读为“牙”音，无需注明，而《说文》中的“衙”字又无“牙”的读音，故不敢注明读作“牙”音。由此可见，“衙”字读作“牙”音，出于唐代。这也许是因为袁文尚未读到如淳的《汉书注》一书。

其实，“衙门”一词的“衙”字源流久远，在《春秋》一书中就有“彭衙”，《楚辞》中有“飞廉之衙”。《说文》和《集韵》中都把“衙”字读作“语”。郑康成注《仪礼》“绥泽”一词时说：“取其香且衙湿”，其中也有“衙”字。北宋时期，“衙”字的读音读作“逐”。北宋贾昌朝在《群经音辨》中说：“衙”音“逐”。于是始有“逐”音，然犹未作平声也。”

《南史》中说：“侯景将帅谋臣朝，必集行列门外，以次引进，谓之衙门。”由此可知，六朝时就已将“牙门”演变为“衙门”了。因此，李济翁在《资暇录》写道：“武职押衙，本押牙旗者。”也就是说，武职的官员镇守衙门，原本是在看守官署里的牙旗。《资治通鉴》一书采纳了《资暇录》的说法，以唐朝官制的“正衙奏事”改为“正牙奏事”。

“衙门”一词广为流行始于唐代

唐朝以后，“衙门”一词广为流行开来。在《旧唐书》中，凡是正衙和衙门，俱写作“衙”字，《新唐书》中，则把衙门都写为“牙门”，是在追本溯源。然而，牙、衙两个字在衙门和牙门的运用中相混固已久矣。唐朝时，皇帝颁布圣旨的宣政殿，称为“正衙”，皇帝居住的紫宸殿，称为“内衙”。唐朝封演在《封氏闻见录》中写道：“因以公门外刻木为牙，立于门外，故称‘牙门’，后‘牙’讹为‘衙’也。”

到了北宋以后，“牙门”一词似乎销声匿迹了，人们几乎只知道“衙门”而不知有“牙门”了。宋太宗的时候，大臣张洎说朝廷或修复正衙，当下两制，预加考订。由此可见，宋朝时的朝廷说的是衙门，而非牙门。

也有人说“牙门”的“牙”字和“衙门”的“衙”字来源于“吾”字。宋朝的吴斗南说：“汉制有金吾、木吾，所以参卫于朝署之前者。吾本读作‘牙’，后世衙门之讹，当自‘吾’字始。”这也是一种说法。

后来，由“衙门”一词还派生出了许多词，如“衙役”，指的是衙门里的差役；“衙内”，指的是衙门里的警卫官员，因为这种警卫官员多为当时的官吏子弟充任，所以称官吏的子弟为“衙内”，比如《水浒传》里陷害林冲的高衙内就是这种角色。

(转载自《北京晚报》)